

# 战争难童

**本报特约撰稿人: 木愉**

好，人丁兴旺。而现在，前所未有的灾祸眼看就要来临。以前的战乱再可怕，也只是冷兵器，躲避容易些。像这次黑蛋蛋从天而降，然后轰隆隆巨响，黑色的烟冲天而起，其可怖是黄氏族人从来没见过的。

晚上晌午时分，黄家在县上做事的七爷回到村里，带回的是让人恐惧的消息。他带着凝重的表情，语无伦次地告诉大家，日本人的军队已经往这边来了，不日就会到达这里，大家赶快逃吧。七爷是个见过世面的人，到过南宁、也到过广州，还到过上海和北京，大家一向对他很是尊重。看他如此惊慌，大家就都觉得这次灾祸是真的，必须得跑，才能躲过去。于是，大家就草草收拾起来，把能带到身上的所有值钱的东西，都带到了身上。乡下人没有什么细软，所谓值钱的东西其实也值不了几个钱。黄阿公家大人小孩除了还在吃奶的老八，每人都背了一个包裹，黄阿公还把平时积攒下来的两个银元小心地放进贴身的衣袋里，跟着全村的人，在昏黄的夜色中，往远处的麒麟山急急地走去。

麒麟山的轮廓有几分状若画中的麒麟，其实，细究起来，麒麟山的轮廓跟传说中的麒麟并没有什么相似。外地人到这里，听到这山名叫麒麟山，就会左看右看，却总是看不出哪里像麒麟。当地人便会告诉他如何看，又是蹲，又是眯眼睛，又是往左走几步，往右跨几步，当地人这才恍惚看到了一点动物的影像。其实，那影像像马、像牛、像鹿，就是一点不像麒麟。当地人之所以叫麒麟山，不过是把历史上视为祥瑞的麒麟拉来随便比附，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而已。麒麟山方圆百里，上面树木葱茏，当地人的燃料全都取自这里。他们到这里砍柴和割草，堆积起来，就成了一年四季烧火做饭的燃料。麒麟山上还有好些洞穴，大的可容几百人，小的可容数人。黄阿公领着全家藏进了一个小山洞里。这个山洞，他进山砍柴的时候经常来歇脚，熟悉得闭了眼睛，也清楚山洞里的每一处角落。他把全家十几口一一安顿在山洞里，然后一个人坐在洞口去，看着天上的星斗，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抽了一袋烟。

在麒麟山里躲了两天，倒也平静，大家就都开始放下心来，大人们也不再强迫孩子一直躲在黑乎乎的洞里。于是，孩子们就出了洞，像山羊一样在山里漫游。等到饭做好的时候，黄阿公扯起嗓门喊孩子们回来吃饭，孩子们都回来了，却不见了老三。黄阿公问老大：“老三在哪里？”老大反问道：“他还没有回来？”黄阿公又问老二：“你看到老三了吗？”老二回道：“我跟大哥在一起，以为老三早就回来了。”黄阿公就自己在周围找了一圈，却没有看到老三的踪迹，只得一脸沮丧地回来了。妻子安慰黄阿公道：“他会找回来的，莫着急。”天黑了，老三还是没有回来。

老三的大名叫黄青云，那年9岁，平时除了帮家里放牛，就是上学。学校是新开办的，黄阿公看他在几兄弟里还算聪明，就破例为他缴了学费，让他上学。想不到，才上了几天学，日本人就来了。

### （二）

1938年，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获得台儿庄大捷，一时声名如日东升，各路媒体纷纷来采访他。其中有个薛姓女记者，端庄秀丽，采访李宗仁后，就跟他成了朋



▲宋氏三姐妹跟难童在一起

友，一时过从甚密。风声传到了李夫人郭德洁耳里，郭德洁顿时紧张了，就抛下手中的办学事务，从家乡广西来到徐州前线探班，当然不是为了慰劳夫君，而是来探那个绯闻的究竟。郭德洁抵达当晚，李宗仁正好约薛记者前来访问，郭德洁脸上当然就挂不住了，在薛记者尴尬告辞之后，郭德洁就跟李宗仁大吵起来。李宗仁责备郭德洁，不应该跑到前线来，应该安心在家乡办学。郭德洁反诘道，李宗仁跟薛记者的事情不搞清楚，她无法安心在家乡办学。李宗仁的倔强脾气上来，很是恼怒，怪郭德洁疑神疑鬼。郭德洁哽咽起来，暂且消停下来。

跟李宗仁闹了一场之后，郭德洁有些愧疚，意识到自己的格局太小，要不被李宗仁小看，获得夫妻生活的长治久安，就必须大处着眼，把自己的精力投身到抗战的事业中去。不久以后，她到重庆参加了一次活动，知道国民政府的救济委员会有在各地收容5000名难童加以教养的计划，当下便请求在广西收容1000名难童。同年3月救济委员会即拨款10万元交由郭女士回广西筹办桂林儿童教养院，作为战时后方收容与教养难童的机构。

就在桂林儿童教养院筹建的同时，从沦陷区来的各地难童已一批一批地送来。郭女士决定先利用桂林第一保育院、桂林师范学校和临桂县两江圩戏院收容难童。然后，经过数月多处选址，最终决定在临桂县两江乡宝山脚下即李宗仁故乡附近建院。

1939年11月1日，郭德洁亲自挂帅，担任院长，桂林儿童教养院建成并举行了成立典礼。这时，日寇进犯广西南宁一带，桂南沦陷区逃亡儿童不可胜数。郭院长亲自率领工作人员出发前线，经数次奔走，前后共抢救难童达到1000余名，年龄为6-15岁。黄青云就在这批难童之中。

黄青云被收容队收留之后，领了一个馒头，就着冷水狼吞虎咽吃了，就坐上了军方支援的大卡车往桂林开去。黄青云以前只骑过牛，这还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汽车，他并不觉得比在牛背上更舒服。汽车颠簸前行，他张牙舞爪狼狽地摇晃着，才坐了一会儿，他终于忍不住，张口呕吐起来。他这一呕吐，引发了骨牌效应，车厢里的其他难童们也都一个接一个呕吐起来。直到把腹中的东西都吐了，再把黄水也吐了出来，大家这才平静下来。

平静下来之后，黄青云感到了疲惫，困意袭上头来，眼皮几番挣扎，终于合上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人推了他一下，他这才睁开了眼睛。一个女人的声音喊道：“下车，下车。吃了午饭，再走。”一块长长的木板从车厢里搭到地面，孩子们就在老师的帮助下，一个一个小脚板上走下车。下了车后，老师把孩子们领到附近一家饭馆里，大家围着几张桌子坐了，不一会儿，伙计给每人送了一碗粉，粉就是清汤粉，汤上漂了寥寥的油花。黄青云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吃到的最美味的食品。吃完了，他又伸出舌头，像狗一样把碗舔得干干净净。

大家再坐上车的时候，车也已经被打扫干净了。

这时候，黄青云精神焕发起来，对旁边的小伙伴笑了笑，问对方从哪里来的。旁边的小伙伴听不懂黄青云的白话，傻笑着，用湖南衡阳话回了句：“你说啥？”黄青云很是不解，两人都是人类，都会讲话，却讲的是互相不懂的话。两人只好不再用嘴巴，只用眼神和肢体交流。不过，交流手段的有限却也不妨碍彼此友情的传达，下车休息的时候，彼此用手碰一碰，拉一拉，然后一起下车去。上车的时候，后上的会推一推先上的那个的屁股，先上的那个会反身拉一下后上的那个。

白天过去，夜晚来临，汽车在夜幕里穿行，黄青云沉沉睡去，一个一个梦境在脑海里像鱼一样跳跃。他梦到跟小伙伴到山里去割草，他从悬崖上掉了下去。还梦到捡到了一个铜板，高高兴兴地拿回家去。梦到在课堂里因为没有按时交作业，被老师打手板心。正当他梦到他跟几个小伙伴在房子周围的草堆旁玩火柴，把草堆引燃了、大家大叫着逃走的时候，听到有人大声喊：“到了，下车。”他睁开眼睛，看到卡车停在几栋房子之间。黄青云碰了碰旁边的小伙伴，小伙伴睁开眼睛，黄青云用手指了指车下面，示意该下车了。

下车后，一个小脚老太太把大家领到饭厅去，坐在木桌子边，一碗碗米粉端了上来，米粉里有肉末，香气四溢。黄青云几乎一口气喝完了这碗米粉，又像狗一样把碗舔得干干净净。小衡阳也是呼噜噜一下就把这碗米粉干了。吃完这碗米粉，两人眼巴巴地四处瞅着，翘盼着另一碗再上桌来。可惜，他们没有再等来另一碗。

大家吃完饭，小脚老太太把他们领到另一栋房子里，开始登记。负责登记的老师问了黄青云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后，就算把他登记在册了。对黄青云说：“你分到3大队，站在这里等一会，有老师把你们带过去。”小

衡阳也被分到3大队，跟黄青云站在了一起。

所有学生都登记了后，老师们就来把自己的学生领到宿舍去。宿舍刚竣工不久，黑色的瓦，竹篱笆抹灰的墙，房舍虽然简陋，里面倒也整洁。三大队刚刚组建，今天来的几个难童是新成员。黄青云睡下铺，小衡阳睡上铺。床已经铺好，草青色的床单、草青色的被子，如同军队里那样。老师指了指叠在床上的衣裤，说：“现在大家去洗澡，把衣服换上。”老师把他们带到一口大水井旁，一个老伯正一桶桶地把水从井里打上来。老师对老伯说：“范伯伯，谢谢你啦。”说罢，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两个人抬一桶，到那栋房子里去洗。”她指了指50步开外的一栋小平房。

洗完澡，几天的尘垢洗掉了，换上衣服，黄青云顿觉马上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体，这个身体不再那样疲惫。他轻快得似乎要飞腾起来。从此，他开始了在桂林儿童教养院的新生活。

每天早上6点，范伯伯就敲响起床的钟声，黄青云和小伙伴们就像战士听到了起床的军号，立刻起床，10分钟后，到操场上做操，做完操后，大家一起唱院歌。唱完了歌，回来洗漱，然后去饭厅吃早餐。用完早餐，开始上课。

因为难童来自各地，老师们授课都用官话，难童之间渐渐也能用官话进行交流了。没有几天，黄青云和小衡阳就再也没有交流障碍了，两人出双人对，无话不说，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却比亲兄弟还亲，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总是彼此照拂。

#### ◆ 未完待续 ◆